

大姐，一起跳……
还嫌不够热烈吗？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在
我
不
会
跳
这
期
间
但
被
我
开
……
跳
人，
孩
子
一
样
的
好
成
为
朋
友
夏
天，
想
时
不
时
会
他
们
已
经
成
了
一
下，
很
勉
强
是
能
听
到
陌
生
的
声
音
，
有
时
候
，
这
些
年
的
便
是
他
们
已
经
多
年
有
点
是
房
东
配
的
，
床
垫
是
一
块
没
有
，
而
是
夫
子
有
，
没
有
是
已
经
到
子，
胡
秋
平
说
起
史
夫
出
胡
秋
生
出
“
间
作



喜欢抹脸的人

陈再见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

喜欢抹脸的人

陈再见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欢抹脸的人 / 陈再见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6.1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7-1520-2

I. ①喜…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355号

喜欢抹脸的人

Xihuan Molian De Ren

出品人: 聂雄前

书稿统筹: 于爱成

责任编辑: 涂 俏 蒋鸿雁

责任校对: 张 玫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82537697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主编这套文库，是一种享受。

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更是一种享受。

还有鼓舞。

边鼓边舞——兴奋！

十二位文学新锐，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生成的元气、生气、意气。有这三气在，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

三十多年，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我实在不愿使用“新军”这个词，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也只有深圳能够。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

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牾，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仅凭这一点，不仅这十二位，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这就是深圳的见识。也是深圳的性格：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就付诸行动，创造成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都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珂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说得似乎高亢了点。那就降低调门，轻声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

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

末了，还有几句说明：

本“文库”又称为“12+1”，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或许还有深圳文学，有精到的解析。

本“文库”由邓一光先生提议，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由我担任主编。具体的联络、协调及编务工作，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

本“文库”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含四十五岁）。吴君、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因事先议定的原则，未进入本文库，是一个遗憾。

本“文库”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为深圳文学祝福。

杨争光

2015年6月26日

目 录

胡 须·····	001
海明威发室·····	015
回县城·····	028
爱忘记事的马朗戈·····	042
七脚蜘蛛·····	056
到湖的中央去·····	070
妈妈在房间里·····	082
隔 壁·····	093
摇 晃·····	105
双眼微睁·····	119
有 疾·····	133
瓜 果·····	147
一 日·····	161
张小年的江湖·····	175
喜欢抹脸的人·····	188
角 色·····	194

侵 占.....	211
钓鱼岛.....	223
大梅沙.....	231
解 药.....	244
妹 妹.....	256
白 牙.....	269
相关评价.....	283
后 记（代）.....	285

胡 须

我决定去一趟东海，几百公里的路，不坐高铁也不搭客车。我要开车去。我有一辆二手的CIF型破捷达。而且，我还不想开高速，要走省道。那地方我十岁的时候住过半年，至今还有那么点印象，但也全是支离破碎的了。我还记得那条最长的街道是石铺的，一块块，几乎一样的大小，错开着。我和表妹经常在上面跳格子。

一个礼拜前，我的表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个忙。我表妹说要请个律师，打个官司。她想到我或许能帮上忙，至少能帮她挑一个好一点的律师。“你有认识的律师吗？”表妹问我。律师我倒是认识，我有时也打官司，告那些随意剽窃我文章的文偷，但我没有贸然答应。我还得考虑一下，尽管我对表妹印象不错。考虑了几天，我才给表妹打电话，我说我亲自到你那一趟吧，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表妹很感激，在电话里都快哭了，她认为我这么做是把她的事当做自己的事看待。事实上我没那么高尚，我只是在家里闷久了，一个长篇刚完稿一个月，正处于周期性的兴奋过后的失落情绪里。我只是想出去散散心，刚好表妹及时出现，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东海。这个小城几乎已经从我记忆里剔除出去了的，如今它的突然出现，让人恍然觉得如古老的绿皮火车路过的村落，谁都想跳下来看个究竟。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来吧，我带你逛玉照公园，游漯河，对了，你还记得吧，东海咸茶，现在可是品牌连锁店了，我带你去吃……”表妹说这些时，我能想象她脸上灿烂的笑容。她是一个很爱笑的女孩，此刻似乎也忘了自身还面临麻烦事。这么多年没见，我不敢保证还能想象出表妹的容貌来，女人的变化可比男人彻底多了。表妹的笑，我却是记得的。十年前，表妹嫁人，嫁的是东海本城人，听说是个汽车维修工，蛮不错。那次表妹也曾给我打过电话，但因为我在北京进修，实在抽不出身，就没参加她的婚礼。其实这么些年，我和表妹的联系少得很，几乎是有事了才会打个电话，没事谁也想不起谁——然而，表兄妹之间，又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把前天换下的衣服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提到阳台，放在一盆绿萝脚下。它们得等我回来后才能拿出来洗了。我这人只对喜欢做的事表现出勤快，我可以连续写上一天一夜的小说，却没办法做到当天的衣服当天洗好晾上衣架。是的，我没有老婆，也没有保姆。我三年前结过一次婚，那人曾是我的读者，结婚前对我十分膜拜，结婚后，那些她曾经喜爱的小说开始变成了我糜烂生活的一个个证据，“你没做过怎么能写得这么详尽？骗鬼啊。”我哭笑不得，我说我是个作家，我有丰富的想象力。事实上我也是在扯淡，再好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一个妓女是怎么为一个嫖客做各种奇特服务的。我的生活的确有些那个，但这又怎么样呢，我好歹是个作家，我读过郁达夫的传记的。半年后，我们闪电离婚了，幸好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否则，对我来说，肯定是个天大的灾难。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离婚之后，便更珍惜单身的每一天。我的小说卖得还可以。我朋友不少，但从不带回家。吃饭有饭馆，做爱有宾馆。家

是我一个人的空间。

两天后，我才到达东海，当然，本来是犯不着开两天的，即使开的是拖拉机，原因有二：一是路不熟，一边开一边还得摇下车窗问路人；二是我那破捷达在路上抛锚了，花了差不多两千块才修好，事实上不需要那么多钱，我知道那是它常犯的小毛病，平时多放几天还能自己好起来——那个开在省道边上的汽车维修店实在是宰人不见血。我一下子想起表妹夫也是修理汽车的，人还没见，印象便不怎么好了。

东海几乎变了一个样。或者，可能也没什么变化，只是十岁的我没能宏观地看待东海，如今我已经四十岁了，看一个城市早养成了粗枝大叶的习惯，先看路，后看楼，基本也就对一个城市了解了。第一印象，还不错，虽没我居住的城市繁华，至少看起来不至于凋落。一个巴掌大的小县城，又能要求它怎么样呢？表妹在电话里说她会在老车站等我，老车站好认，下了高速，过了霞湖收费站，往左拐，三百米后再往右拐，就能看见老车站那个红色的奔驰标志一样的水泥牌头了。这还真是一个老车站，至少也有五十年了吧。说是车站，其实已经是菜市场，门口聚集着一大群拉客的三轮车，他们一个个两脚踩在车把上，半躺着抽烟，一见有客车在站台停下，便能立马驱车上前，像鱼儿争吃同一块熟番茨，身手之敏捷，让我经过他们时都感觉战战兢兢。我在人群里寻找表妹的身影，事实上这是徒劳的，哪认得出来啊？所以我给表妹出了个主意，我说你把你的名字写在纸皮上，举过头顶，像是去机场接人，那样我才能认出你来。

过了一会，我才看见一个中年女人举着一块纸皮，一边看着路过的车辆，一边摇晃着手中黄色的山东梨包装纸。纸皮上歪歪斜斜写着三个字：项娇娥。忘了说，我表妹姓项名娇娥，名字不错的。我十岁在东海生活的半年里，我的表妹项娇娥就经常煞有介事

地跟我解释说，她名字里的“娥”不是鸡鸭鹅的“鹅”，而是“嫦娥”的“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字，但它们具体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我们也弄不清楚，后来研究出了一个区别它们的办法：“鹅”的意思是我是一只鸟，“娥”的意思是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表妹应该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十分确切地认定自己是一个女人——她和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表妹坐进我的副驾驶座位，她发现手中的纸皮太大没地方放，便欠起身把她垫在了屁股下。奇怪，我们竟然一点陌生感也没有，毕竟是亲人吧，一边往表妹的家里开一边聊着家族话题，当然得先从外婆聊起，然后是舅舅，然后是我那跟着小儿子定居香港的母亲——“好多年没见大姑了。”表妹说。我说：“我也好多年没见了。”外婆三十年前就过世了，正是因为她的过世，我才和母亲回东海住了半年。我只能问问舅舅的近况。“人老了，就变成小孩了，老年痴呆，谁也认不了了。”表妹说。我本来还想找个烟茶店停下来，给舅舅买两条红双喜和半斤铁观音的——我至今记得他喜欢这两样东西。既然如此，就算了。

过了漯河桥，我们便开始远离城区了，一片稍显逊色的区域就隐藏在城区后面，掩人耳目的样子，不知是不是东海领导人想出来的招。而我记忆中的石街竟然也在东海郊区，简单说，如今的城区，其实是另外建起来的新城区，老城区就一直放任其老下去，隐藏在新城区的背后，猜其缘由，可能是东海不缺地，老城区的拆迁又牵扯到原居民的利益纷争……表妹一家还住在老城区里，石街边上，虽说是嫁出去的，其实更像是叫人入赘。石街还算一条热闹的街市，两边的房子都成了商铺，一条小巷子伸进去，再起个房子，就可以住人了。我表妹一家的格局也是如此，临街的铺面是个修车档，往里是另外一个天井和两层小楼，住着一家五口人。表妹已经生有一儿一女，长得都比较精灵，这点很像表妹。至于表妹夫，

人长得不错，就是有点老实。这也就不难理解表妹为什么会向我求助，如果自家男人厉害的话，这事也犯不着联系我。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是怀疑的，我只不过是趁这么个机会来东海走一趟而已。当然了，表妹可不会这么认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她把我请进屋里坐，又把正忙着修车的丈夫叫进来，又是派烟又是泡茶的，客气得不像亲人了。我说不必了，我上楼看看舅舅。表妹说，那好，不过他可能认不得你了。我说我就看看。表妹转头跟丈夫交代了几句，语气有点硬，意思是好好招呼一下我，她要出去买菜。我连忙说：“娇娥，你别客气，就当我是自己人。”表妹嘿嘿笑了起来。我这才从她的笑容里看见了三十年前的项娇娥——至于其他，如汽车改装翻新一般，早已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了。

人什么都会变，就是笑容不会变。

吃过饭，表妹夫端出茶几冲茶，还是铁观音，三十年过去了，东海人最喜欢喝的茶还是铁观音。我没有喝茶的习惯，由于熬夜写作，倒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我对茶的记忆只停留在十岁那年舅舅用浓茶把我给灌醉了。如今再喝铁观音，当然不至于苦，和咖啡比，这茶已经很恬淡了，像是马尔克斯笔下的上校刮了一层杯子边上的咖啡末重新泡出来的颜色。

喝过几冲茶，可有可无聊了些客套话。表妹夫话不多，也实在找不到话跟我说，倒是我成了主人一般，问起他们修车铺的生意，问起他们一对子女的成绩。其实我挺不喜欢聊这样的话题，这些我都没经验，也不打算有经验。但我总不能和一个修理汽车的男人聊文学吧。隔了一会，表妹便从楼上下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白纸。表妹把白纸放在我面前，让我看。我一看，是一张欠条。之前表妹在电话里跟我说过，有欠条。我说有条子就好办些。欠条是这么写的：

欠条

我是鲁秀敏，欠了庄国兴、项娇娥夫妻俩十万块（人民币），承诺会还，请放心。

鲁秀敏

2013年5月20日

欠条写得比较随意，笔迹也潦草，但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也签了名。“要是能按个手印，会更好。”我直起腰，看着表妹和表妹夫。他们都死死地看着我，好像欠他们钱的是我，就等我一句话，还还是不还。

“我说嘛，我早就想过了，那天我是要她按个手印的，是他嫌麻烦，说没找到红油，就没必要盖什么手印啦。”表妹很生气，指着表妹夫差点就骂起来了。

表妹夫一脸内疚的样子，不言语，从茶几上抽出一根烟。他的烟瘾还不小，或者也是没话说，拿烟掩饰。他突然又想起没给我递一根，就又抽出一根给我，我说我不抽，实际上我也是抽的，就是嫌他的烟较劣。但每次他抽烟都会朝我扔一根来，似乎这样做，才表示足够尊重我这个表舅子。

我怕再说下去可能会弄得他们夫妻俩不高兴，便替他解围：“不过有这个条子也够了，是她亲手写的吗？”

“是她亲手写的，我们看着她写的。”表妹说。

“那就好。”我把纸条递还给表妹，“要保管好。”

表妹便又带着纸条上楼去了，估计要把它藏在一个更安全的角落。我和表妹夫再次陷入尴尬，没话说。表妹似乎开始在楼上腾房间，她把小儿子从房间里拽了出来，孩子不听话，不时伴着打

骂声。我提出到城区开房住，我实在不习惯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过夜。这下表妹倒没再坚持，她大概知道我住不惯，也只是做做样子。表妹执意要带我去，她说石街有一家蛮大的宾馆，还是星级的。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想帮我付款。我怎么可能让她付款呢？我说我想到城区走走。事实上，这才是我到东海的真正目的，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住几天，把自己扔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吃饭睡觉散步……这样挺好，奇幻的旅程。如果说一个作家需要这样的感觉，或许有人会说我装逼，但没关系，那只能说明你不是一个作家，你不理解一个作家的想法。

启动车子，驶出石街，竟让我舒了一口气，好像脱离了一件麻烦事，突然感觉自由自在起来。我把车开到灯火璀璨的东海城区，入住一家看起来还算可以的酒店。站在十五楼的阳台，我能俯瞰整个城区的全貌，这是属于一个繁华县城的夜景。我努力回想三十年前，是否也看过这样的夜景。答案肯定是没有的，一是那时还没有新城区，二是那时更没有这么高的楼房。也就是说，我虽然来过东海，但现在的东海和以前的东海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即使它们叫着一样的名字。

我舒舒服服地在房间里洗了个热水澡后，想出去走走，如果能约朋友喝两杯，就更为惬意了。我在我居住的城市就经常这么干，我有数不清的文友，或者酒友。然而在东海我除了表妹再也没认识其他人——或许能艳遇一个东海女子。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有些可耻，然而它又出现得这么自然而然，仿佛我到东海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逛了一条街回来，已经十二点了，货真价实，从街头走到街尾，再从街尾返回街头。这期间吃了碗牛肉粿条，两个茶叶蛋，在一个烧烤店里，吃了几串羊肉，一个烤茄子，喝了两罐青岛啤酒。肚子有些饱，好像饿了一天似的，在表妹家里确实没吃什么。幸好

街道不长，来回加吃东西也就两个小时。这是条新街，当然不是石板铺的，名字却显得老旧，叫马尾街。

我一晚上没睡好，似乎是大清早才把眼睛闭上的，可是没一会，手机就响了，抓进被窝一看，是表妹。表妹说：“怎么还没过来，你住哪个酒店，我今天带你到处逛逛。”挂了电话，头痛欲裂，起床拉开窗帘，阳光射进来，确实不早了。我是一个习惯白天睡觉的人，我有点后悔来东海了，没什么事我跑这里来干吗呢？就表妹那么点事，要推脱掉其实也就一句话的事情。

说是带我到处逛逛，到头来，表妹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逛好，看样子她平时就不怎么出门，转弯抹角我似乎还比她更清楚，中国的每个县城几乎都差不多，而我也算是去过不少地方的人。我们一起游了玉照公园，表妹说这个公园我十岁那年就有了，可我硬是想不起来，我唯一能准确想起来的只有那条可以跳格子的石街。表妹一整天都有请我吃东西的表示，“咱们吃点这个吧。”每经过一个小店，她都要问我一句，可我都拒绝了。最后我才说，你不是说东海咸茶有连锁店了吗，就去吃那个吧。表妹恍然大悟，对哦，差点忘了。

在街角处，我们找到了一家叫“客如云”的咸茶铺。我觉得店名挺有意思，站着用手机拍了下来，发了个微信。

“那位鲁秀敏女士是东海人吗？”我和表妹面对面坐着，我觉得应该问点什么，让她感觉我是帮她的样子。

“是本地人，以前和我爸妈是邻居，也住石街。”

“现在呢？”

“搬走了，随儿子搬到了城区。”

“能联系到吧？”

“她上个月就去世了。听说是乳腺癌。”

“去世了？”我看了一下手机，刚发的微信已经有十几个人点